

官場現形記

繡像仿宋完整本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新一版

官場現形記

洋裝二冊 定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繪圖官場現形記 卷下

第三十二回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却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祇因他憑空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衆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采，草草吃完，各自回去。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弄得制台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們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着。又過了兩天，羊統領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纔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是本營營官，又上來回過羊統領，求統領免其看管，並且不要撤他差使。當時又被羊統領領着實說了他許多不好，看他本營營官面上，暫免撤差，只記大過三次，以儆將來。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羊統領吩咐他道：現在的英文學堂滿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學洋話，爲什麼不去拜他一個先生，好好的學上兩年，一個月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脩，等到洋話學好了，你也好去充當繙譯，再不然到上海洋行裏做個康白度，一年賺上幾千銀子，可比在我這裏當哨官強得多哩。要照現在的樣子，只學得一言半語，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話。這是何苦來呢？龍占元道：回軍門的話，標下從前總共讀過三個月的洋書，通學堂裏只有標下天分高強，一本潑辣買只賸得八頁沒有讀，後來有了生意，就不讀了。過了兩年，如今只有亦司這一句話，沒有忘記。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頓打。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倘若再學會兩句，標下有幾個腦袋，又是馬棒，又是拳頭，這不是性命相關嗎？羊統領聽了，點點頭道：不會也罷了，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然後退了出來。這裏羊統領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檯酒，以便好替烏田二人和事。兩天裏頭寫了知單，叫差官分頭去請，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其中却添了兩位：一位是趙大人，號堯莊，乃廣西人氏，說是制台衙門的幕府，還有人說制台凡遇要做摺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筆。合省的官員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鎮以下，都願意同他拉攏，然而他面子上極其不肯同人來家往，坐在那裏總不肯同人說話，不曉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曉得是

關防嚴密的緣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氣似的。他的官雖是知府，祇有道台以上的官請他喫飯，或者還肯賞光。就是道台亦得要當紅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說話，他只是仰着頭，臉朝天，眼睛望着別處。別人問三句，回答一句，有時候還冷笑了一聲兒，也不言語。因此大眾都稱他爲趙大架子。這回羊統領請他，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光極好，而且廣有錢財，愛交朋友，所以請帖送去，答應肯來。又一個姓胡號筱峯，排行第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長毛，後來投降的，官亦做到鎮台。胡筱峯一直在老人家手裏當少爺，脾氣亦並非不好，不過他的爲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靜他偏要動，說起話來沒頭沒腦。到人家頂住問他，他又說到別處去了。知道他底細的人都叫他小長毛。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摸着他的脾氣，又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爲胡二搗亂。再說胡二搗亂，這天因爲羊統領請他到釣魚巷去吃花酒，直把他樂的，了不得。頭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時是四月天氣，因爲氣節早，已經很熱，拿出來的衣服，是春紗衫、單紗馬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清晨起來，微微覺得又點涼颼颼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繫扮停當。專等羊統領來催請。羊統領請的是晚飯，他忘記着帖子，還當請的是早飯，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見來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動問管家，羊統領請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們記錯了。管家回答，不錯，是今天。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第二天仍舊很好的。太陽，胡二搗亂在公館裏，前院後院，前廳後廳，跑了十幾趟，一來心上煩躁，二來天氣畢竟熱，跑得他頭上出汗，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穿不住了。於是又穿了件熟羅長衫、單紗馬褂，裏面又穿了件夾紗背心。此時已有晌午，還不見羊統領來催，又問管家，到底是甚麼時候。當中有一個記得的，回了一聲，請的是晚飯。胡二搗亂罵了聲王八蛋，爲什麼不早說。於是仍在自己家裏吃中飯，好容易捱到二點半鐘，到這時候，熟羅長衫也有些不合身子，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單紗馬褂。剛要出門，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於是仍舊回轉房上，在抽屜裏翻了半天，翻出一個鼻煙壺來，說道：街上驢馬糞，把人重的，實在難受。有了這個就不怕了。等到坐了轎子，唯知鼻煙壺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去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轎，方纔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帶扇子，才及回家去取。幸虧街上有個扇子鋪，就下轎買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涼的，晚上回來要添衣服，於是又分付管家回家去，把小夾襖拿了來，預備晚上好穿。如此的往返耽擱，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幸虧祇到得一個主人，其餘的客一個未到。胡二搗亂到處搗亂，人家同他也沒有甚麼談頭的。同羊統領見面之後，略爲寒暄了兩句，便也

無話可說了。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煙。胡二搗亂便趁空找替帖娘搗亂。也不顧羊統領吃醋。只是搗亂他的。搗亂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們都罵他爲短命胡二。胡二搗亂只是嘻嘻着嘴笑。後來端上點心來。請他吃點心。方纔住手。又歇了一回。請的客人絡絡續續的來了。羊統領見田小辮子。烏額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們的手。說了許多的話。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說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獨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睡不着。算什麼呢。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無奈烏額拉布因爲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一定不肯講和。禁不起羊統領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後來又請了一個安。旁觀那些客人。不看實事。說烏額拉布方纔氣平。大家都派田小辮子不是。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兩個人又從此作了一個揖。各道歉意。方纔了事。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却已到齊。只有制台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後來想叫差官去請。又怕他陪着制台說話恐有不便。只好靜等。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纔見他來。他是制台衙門裏的關幕。人人都要巴結他的。大概的人。他不過略爲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蓋臣到煙鋪上。說話。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裏。後來擺好席面。主人就起譚坐。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王人執酒壺。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到把話講完。方纔起身入座。王人連忙敬他第一位。他只讓了一句道。還有別位沒有。余蓋臣道。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替你跪翁的。趙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據首席而坐。其餘的人。可就依次入座。通檯面上只有余蓋臣富的差使頂闊。而且錢方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學堂總辦。常常提起某人很能辦事。余蓋臣便趁這個機會。託人關說。又大帥賞他一個明保。送部引見。制台雖然應允。但是擢子尚未上去。余蓋臣又打聽得制台凡有摺奏。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因此余蓋臣就極意的拉攏他。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等到見了錢架子。可就會小的。當初也不曉得余蓋臣私底下餽送他若干。弄得這趙大架子竟同余蓋臣非常知己。這時候到了檯面上。趙大架子還只是同余蓋臣扳談。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餘下的人。他既不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說話。在釣魚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趙大架子恐怕有礙關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隨他。其他賓主。每人祇叫得一個。亦爲着趙大架子在座。怕他說話的緣故。因此這一席酒。人雖不少。頗覺冷清。得很。趙大架子吃了兩樣菜。仍舊離座。躺在炕上吃煙。余蓋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使亦離座相陪。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他始終未再入席。搖搖頭對余蓋臣說。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余蓋臣得了這個風聲。便偷偷的關照過王人。叫他們只管吃。不要等了。趙大架子吃煙。自己不會裝。余蓋臣雖然不吃煙。打煙倒是在行的。當下幸虧他替趙大加

子連打了十幾口吃得滿房之中煙霧騰騰。霎時菜已上齊。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趙大架子搖搖頭說：「心上怪膩的，很不能吃了。」余蓋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散席之後，又走過來道歉。又說：「另外替趙大人余大人留了飯。」趙大架子回稱：「謝謝。」說完這句，立起身來，想要穿了馬褂就走。余蓋臣曉得他不願久留，便讓他回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裏坐。趙大架子點頭應允。兩人一同出門。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候着送客。一時別過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裏。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場面。余蓋臣立刻脫去馬褂，橫了下來，又趕着替趙大架子打煙。王小五子趕過來替他代打。余蓋臣還不要，一連等趙大架子又抽過七八口，漸漸的有精神。兩手抱着水煙袋，坐在炕沿上，要想吃煙。余蓋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煙。此時余蓋臣一見房內無人，便把身子湊前一步，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蓋翁，託你安置的兩個人，怎麼樣了？」余蓋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說過，一有調動，就委他兩人前去。趙大架子道：「還要等幾個月。」余蓋臣道：「現在正在這裏替他倆對付着，看有兩處就在這幾天裏頭期滿，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那裏用着幾個月？你老先生委的事，豈有儘着耽擱的道理？」余蓋臣這時候本來相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趙大架子先同他說安置人的話，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只得權時隱忍着，仍舊喝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留趙大架子喫。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還要到衙門裏去。余蓋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終又未曾能覲向他開口。臨到出來上轎，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裏吃晚飯。趙大架子道：「再看罷。如果沒有公事，準來。」趙大架子去後，余蓋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王小五子見余蓋臣很巴結，趙大架子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余蓋臣便告訴他說：「趙大人是制台衙門的師爺，見了制台是並起並坐的。通南京城裏沒有再闊過他的。」王小五子便問余大人你當的甚麼差使？一年有多少錢進款？余蓋臣便說：「我當的是通省牙釐局總辦，所有那些外府州縣大小鎮市上的釐局，都是歸我管的。這些局裏的委員老爺，我要用就要用，我不要就要換掉。他們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你的官有多們？」余蓋臣道：「我的官是道台，所以纔能覲當這牙釐局總辦。」王小五子鼻子裏嗤的一笑道：「道台是什麼東西？就這們闊？說到這裏，又自言自語道：『哦，原來如此。』忽然又問道：『余大人，我問你，我聽說現在的官拿銀子好買得來的。你這個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余蓋臣起初聽他罵道台有什麼東西，心上老大不高興。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便正言厲色道：『我是正途兩榜出身，是用不着化錢的。化錢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們是瞧他不起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他們的差事想亦是捐來的了。」余蓋臣道：「你胡說。」

差使那裏好捐。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這個差使。是本事換來的。一個錢沒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裏當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更要公正。沒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說來。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余蓋臣道。這個自然。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前個月裏。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我看見他當面送給你一張銀票。說是六千兩銀子。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求你把個大廳釐局給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滿口答應他的嗎。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說起。春大人升了釐局總辦。上任去了。今蓋臣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只得支吾其詞道。他的差使。本來要委的了。銀子是他該我的。如今他還我。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這種話。你以後少說。王小五子道。照這樣說起來。沒有銀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蓋臣道。怎麼不得。老實對你說。只要上頭有照應。或者有人囑託。看朋友面上。亦總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咱們的交情。怎麼樣。我要薦個人給你。你好好的派他。一樁事情。余蓋臣當他說笑話。並不在意。答應了一聲道。這個自然。你薦給我的人。我便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王小五子默默無語的。歇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寢。一宵易過。又是天明。到了次日。余蓋臣惦記着自己的事情。上院下來。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約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趙大架子回說。公事忙不得。脫身等到事完。出衙門。八點鐘。在自己相好貴寶那裏吃晚飯。可以面談一切。余蓋臣只得環命。纔打七句鐘。便餓着肚皮。先趕到貴寶房間裏伺候。一等等到九點鐘。趙大架子纔從衙門裏出來。余蓋臣接著。緊如捧鳳凰似的。把他迎了進來。一進門。就抽煙。堂子裏曉得他的脾氣的。早已替他預備下。打好的煙。二十來口。一齊都打好。在煙杆之上。簪如排槍一樣。一排排的。都放在門盤上。只等趙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槍。兩三個人替他輪流上。烟對火門。此時趙大架子來不及。同余蓋臣說話。只見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有時貴寶來不及。余蓋臣還幫着替他。討火。足足抽了一點鐘。其時有十點鐘了。趙大架子要吃飯。飯菜早已預備下的。當下只有他同余蓋臣兩個人對面吃。貴寶打橫伺候。上菜添飯。趙大架子叫他同吃。他不肯吃。趙大架子還生氣說道。陪我喫頓飯。有什麼要緊的。就這等的不好意思起來。你們當審姐的人。只怕不好意思的事情。儘多着哩。說罷。便把面孔扳起。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余蓋臣搭趣着。替他們解和。等到把飯吃完。趙大架子一面漱口。余蓋臣又順手點了一根紙煙。給他。慢慢的談了幾句。公事然後趁勢問他。這兩天大帥背後。於兄弟有甚麼話說。趙大架子道。不是說余翁起。兄弟早在這裏打算。工意了。無奈兄弟事情實在忙。一天到晚。竟其沒有動筆的時候。余蓋臣忙問甚麼事。一定要堯翁親自動筆。趙大架子道。就是

蕪翁得明保的那句話了。余蓋臣一聽明保二字，正是他心上最關切之事，不覺眉飛色舞，仔細一想，又怕趙大架子拿他看輕，立刻又做出副謹慎小心的樣子，柔聲下氣的說道：「這都是大憲的恩典，堯翁的栽培。趙大架子道：「豈敢不過制軍既有這個意思，我們朋友的人，那裏不替朋友幫句忙？說也好笑。前幾天是兄弟催制軍，這兩天却反了過來，倒是他催兄弟。余蓋臣道：「催甚麼？趙大架子道：「先是制軍雖然有了保舉蓋翁的意思，一直沒有定規，是兄弟天天追着他問。同他說道：「像某人這樣，人直要算得江南第一個出色人，大帥既有恩典給他，摺子可以早些進去，將來朝廷或者有什麼恩典，也好叫他及早自効。制軍聽了兄弟的話，果然答應了，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這兩天兄弟一來，因為事忙，沒有工夫動筆。二來怎麼保舉法子？下個什麼考語？也得商量商量。余蓋臣道：「正爲這件事，兄弟要過來求教。承堯翁的吹噓，又承堯翁替兄弟上勁，真正感激得很。但是還望你堯翁成全到底。考語下得體面些，那就是感之不盡。說罷，特地離位，深深一揖，又說得一句道：「全仗大力。趙大架子兩手捧着水煙袋，趕忙拱手還揖，却一面說道：「自家兄弟，說那裏話來。今天既是蓋翁提起，我們都是自己人。蓋翁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兄弟無不遵辦。照樣寫了上去。制軍看了，也不好挑剔什麼。余蓋臣道：「這是堯翁的格外成全，兄弟何敢妄參末議。而且又是自己的事，天下斷無自稱自讚的道理。只裏仍請堯翁先生王裁。趙大架子聽了他這一番恭維，心上着實高興，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可以賣弄他的權力，無奈吃過了飯，沒有過癮，霎時煙癮上來，坐立不安，十分難過，便道：「你我不是外人，你來我念你寫，寫了出來，彼此商議。其時余蓋臣還不肯寫，後來又被趙大架子再三的相催，說：「你我自家人，有什麼怕人的？不是說句大話。現在南京城裏，除了你我，餘人恐不在咱眼裏。我念你寫，這不同我寫的一樣嗎？其實是余蓋臣心上巴不得這個摺子自己竭力的恭維自己。今見趙大架子一再誘他，自己寫遂也不便過於推辭，便向貴寶要了一副筆硯，一張紙，讓趙大架子炕上吸煙。他却自己坐在桌子邊，起稿掛掛的保險燈不亮，又叫人特地點了一支洋燭，貴寶曉得他要寫字，忙看過來替他磨墨。余蓋臣不要叫他到炕上替趙大架子裝煙，貴寶去後，余蓋臣便提筆在手，拿眼瞧着趙大架子，看他說甚麼，好依着他寫。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煙的時候，約摸趙大架子煙癮已過得一半，隨見趙大架子一磴碌從炕上爬起，却先歪着身子，提起茶壺，就着茶壺嘴抽了兩口，方纔坐起來說道：「兄弟的意思，摺子上沒有多少話說，還是夾片罷。余蓋臣道：「似乎摺子鄭重些，叫上頭看得起些。趙大架子道：「這倒不在乎。橫豎保了上去，上頭沒有不准的。總還你一個着照所請。依兄弟看來，其實是一樣的。余蓋臣見他如此，便亦不敢過於計較，只得跟

着他說道。既然如此。就是夾片可好。趙大架子見着余蘊臣筆在手。只是不寫。便道。你寫罷。余蘊臣道。等堯翁念了好寫。趙大架子笑道。蘊翁的大才。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你別同我客氣。你儘管寫罷。寫出來一定合式的。我要過癮。你費點心罷。說完。仍舊躺下。呼呼抽他的煙去了。余蘊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強着自己起稿。心上却是十二分高興。嘴裏却不住的說道。姑且等兄弟寫了出來。再呈此。此時趙大架子只顧抽煙。一聲不響。幸喜余蘊臣正途出身。又在江南歷練了這幾年。公事文理也還辦得來。於是提筆在手。想了想。一口氣便寫了好幾行。後來填到自己的考語。心上想。還是空着十六個字的地步。等趙某人去填。既而一想。又怕趙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不如自己寫好了。同他去斟酌。他同我這樣交情。諒來不致改我的主意。打定又斟酌了半天。詰詰實實自己下了十六個字的考語。後頭帶着敘他辦厘金。辦學堂。如何成效。說得天花亂墜。又足足的寫了幾行。一霎寫完。便自己離位。拿着底子。踱到煙炕前。請趙大架子過目。趙大架子接在手中。就在煙燈上看了一回。一聲不言語。又心上盤算了一回。余蘊臣忍耐不住。急忙問他道。堯翁看了。不知好用不好用。兄弟於這上頭。不在行。總求堯翁的指教。趙大架子道。格式倒還不錯。就是考語還得。余蘊臣不等他說完。接嘴問道。考語怎麼樣。趙大架子道。若照蘊翁的大才。這幾句考語。着實當之無愧。不過寫到摺子上。語氣總似乎還要軟些。叫上頭看着也受用。如果說的過於好了一來。不像上司考核下屬的口氣。二來。也不像摺子上的話頭。兄弟妄談。蘊翁高見。以爲何如。說罷。仍把底稿遞在余蘊臣手裏。余蘊臣一聽他話。不禁面孔漲得緋紅。半天說不出話來。隔了一回。仍舊踱到桌子跟前坐下。提起筆來。想改。雖知改來改去。不是怕趙大架子說話。就是自己嫌不好。捱了半天。仍舊未曾改定。只得老着臉皮。朝趙大架子說道。這個考語。還是請你堯翁代擬了罷。不是撐船手。休來弄竹篙。兄弟實實在在。有點來不得了。趙大架子道。我們知己之說。這考語雖只有幾個字。輕了也不好。重了也不好。我兄弟擬了出來。還得送制軍閱過。一向制軍却没有改過。兄弟的筆墨。如今倘若未能弄好。被他改上一兩句。兄弟却坍塌不下。所以要替你蘊翁斟酌盡善。就是這個緣故。蘊翁自己人。我兄弟不妨直說。余蘊臣聽了。愈爲感謝。當下便親自蘸飽了筆。送到炕牀邊。請趙大架子動手。趙大架子道。這個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於是亦不接他的筆。仍把身體橫了下來。一聲不言語。一口氣又吸了五六口煙。吃完了煙。趲着皮鞋。走下炕來。把原稿略爲改換了幾句。却把十個字的考語。統通換掉。那余蘊臣看了。似乎覺得還不能滿意。但是恐怕趙大架子動氣。得連稱好極好極。趙大架子改好之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因爲堂子裏的煙。吃的不爽快。要回到公館裏過癮。余蘊臣只得

穿了馬褂，陪着一同出門。臨時上轎，蓋臣又打了一躬，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又道：「大帥前深荷一切成全，明天過來叩謝。」說完，兩人分手。余蓋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來。其時已有夜半十二點鐘，蓋臣尚未走進王小五子家的大門。黑影裏望見有個人，先從他家裏出來，燈光之下，雖不十分明白，然而神氣還看得出，很像是個熟人似的。後來彼此又擦肩而過，這人沒有看見余蓋臣。余蓋臣却看清這人，原來是認得的，但是官職比他差了幾級，大人卑職，名分攸關。余蓋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連忙拿頭別了過去。等到這人遠去，方一步步踱進了大門。霎時走到王小五子房中，他倆本是老相好，又兼余蓋臣明保到手，心上便也十分高興。見面之後，說不盡那副肉麻的情形。兩個人鬼混了一陣，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話來，連忙說道：「余大人，我託你一樁事情，你可是答應我？」余蓋臣道：「好答應的，我自然答應。」王小五子道：「你別同我調脾，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不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你先答應了，我纔說。」余蓋臣道：「到底甚麼事，要我答應？」王小五子道：「不是你昨晚說的，在你手下當差的人，統通不用錢，你買，只要上頭有面子，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薦來的，都可以派得。這個話可有沒有？」余蓋臣道：「自然派差使一個錢不要，但是面子也得看什麼面子？就是相好，也要看什麼相好，不能執一而論的。」王小五子道：「我不同你說這些，你但看我們的交情怎樣？」余蓋臣道：「用不着提到咱們倆的交情，難道你有什麼人薦給我不成？」咱們交情雖厚，你要薦人，那我却不收。」王小五子見他說不收，頓時把臉一沉，拿頭睡在余蓋臣的懷裏，却拿兩隻雪白粉嫩的手，抱住余蓋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臉，撒嬌撒癡的說道：「你不答應我，我定見不成功。此時余蓋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國夾綴袍子，被王小五子拿頭在懷裏膩了兩膩，頓時綁了一大片。余蓋臣向來吝嗇慣的，見了肉痛，爲的是相好面上，是有些說不出口，只好往肚皮裏藏。兩個人揪了半天，畢竟余蓋臣可惜那件衣服，連連說道：「有話起來說，不要這個樣子，被別人家看了要笑話。」那王小五子又把臉一扳，道：「誰不曉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將來我還要嫁你哩！我嫁了你，我便是牙釐局總辦的太太，誰敢不巴結我？誰敢來笑我？」余蓋臣又只得順着他說道：「不錯，你嫁了我，你就是我的太太了，我有這位好太太，從此以後，釣魚巷也不來了。」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道：「這些話誰相信你？誰不曉得余大人的相好多，這些話快別同我客氣，倒是我託你的事情，怎麼樣說話間？」余蓋臣接連打了幾個吹呵，伸手摸出夾金錶來看，短針已過一點，長針指在六點鐘上。余蓋臣道：「呵，不早了，我們快睡了。明天要早起上院哩。」一面說，一面自己寬去衣服，躺在牀上去了。王小五子道：「你不答應，我不許你睡覺，於是也不及卸裝，趕到牀上，同他纏個不了。」余蓋臣被他鬧急了，便道：「你先把那人說給我，等我好替」

你對付着看。王小五子見他已經允應，便不同他吵了。和衣歪着，拿頭靠在枕頭上，低聲說道：「我說的不是別人，你們同在一處做官，還有什麼不認得的？」余蓋臣道：「倒底是誰？」王小五子道：「就是候補同知黃大老爺。他託我的。」余蓋臣道：「姓黃的天底下多得很，沒頭沒腦，叫我去找那一個？」王小五子道：「真個我記心不好，他有個條子在這裏說着，便伸了從衣裳小襟袋裏，把個名條摸了出來，跟手又叫房間裏奶奶點了枝洋燭。余蓋臣睡眼朦朧的，拿起名條，靠近光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知府試用同知黃在新叩求憲恩，賞委釐捐差事。兩行小字。』余蓋臣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心上畢拍一跳，半天不言語。王小五子忙問：「看清楚了沒有？」這人可是認得的？余蓋臣還不響，又停了一大會，方問得一句道：「這人是幾時來，擲起你的？」這條子可是萬纔給你的？王小五子見問，也不由得臉上一紅，愣了半天，回答不出話來。列位看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方纔余蓋臣在王小五子大門口碰見的那個人，就是黃在新。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同余蓋臣比起來，一個道台，一個同知，兩人官階不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余蓋臣如何偏會認識他？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凡在紅點的道台，他沒有一個不巴結。因此都因他認得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無奈薪水不多，無濟於事。因見余蓋臣正當釐金局的老總，便想謀個釐局差事，託了幾個人，遞了幾張條子。余蓋臣尚未給他下落，他心上着急，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釣魚巷走走，與余蓋臣有同靴之誼。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緻，便同他十分要好。余蓋臣反退後一步，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余蓋臣却一子兒不知。余蓋臣在王小五子家玩耍，黃在新却盡知底裏。即此一端，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此時余蓋臣看了名條，想起剛纔齊巧碰見他在這裏出去，不免心上一動，又接着問王小五子的話。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自然格外疑心，疑心過重，便是吃醋的根了。此時余蓋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心上早已懂得八九，接連哼吟冷笑兩聲，說道：「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居然會想着了你，託你替他求差使。他這人真會鑽，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你却同他如此關切？」王小五子見余蓋臣生了疑心，畢竟他自己賊人胆虛，亦不敢撒嬌撒癡，立刻拿兩隻手，扳着余蓋臣的腦袋，同他臉對臉的笑着說道：「這裏頭有個講究，你不曉得。等我來告訴你。我是江西人，七歲上就賣在搗子班裏學唱戲，等到十五歲上，纔到的南京。這黃大老爺他也是江西人，同我是嫡親同鄉。他是我自己家裏的人，有什麼不認得的？我替他求差使，也無非是照應同鄉的意思。有什麼動疑的？」余蓋臣連連搖頭道：「算了罷，你們江西人，我也請教過的了。做官的讀書的，於這鄉誼上很有限，不信你一個做密姐的，倒比他們做官的讀書的有義氣。這話不要來騙我。況且你七歲上就賣在搗

子班裏東飄西蕩。這姓黃的果然是你的同鄉，你也不會認得他的。這話越說越不對，倒是你倆有了多少時候的交情。你老實對我說罷，他不同你有交情，你爲甚麼要替他求差使呢？我曉得我們化了錢，無非做個大冤桶，替人家墊腰。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說人情，求差使我，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被你們弄着玩。此時余蘆臣越說越氣，也不睡覺了。一骨碌從牀上坐起，吩咐叫轎夫打轎子，又自己立誓道：從今以後，再不到這裏來了。倘若以後再到這裏，你們看我左腳邁到這屋裏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左腳；右腳邁到這屋裏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右腳。一面說一面捲袖子，直把兩個袖子捲倒手灣子上頭，兩隻眼睛睜的像銅鈴似的，又拿兩隻手去盤辮子，辮子盤好，人家總以爲他這個樣子一定要打人了。誰知並不打人，却又着兩隻臂膊，握緊了兩個拳頭，坐在牀沿上生氣，再說王小五子起先聽見余蘆臣拿他數落，不禁臉上一陣陣的紅上來，心頭上不住必必的跳。後來又見他爬起，連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無奈氣力太小，當不住余蘆臣的蠻力，按了半天，按他不下，只得隨他起來，後來又見他爬起，連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無奈氣忙和顏悅色的自己分辯道：同鄉有甚麼好假冒的？天生同鄉是同鄉，我不能拿他當外人看待。至於問我如何認得他，蘇川來的洪大人、清江來的陸大人，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慢慢的我就認得了他。怎麼沒有交情？我就不作與認得他的余蘆臣也不理他，只是坐在牀沿上生氣，鬧得大了，連着房間裏的奶奶都上來勸和。余蘆臣只是不言語，一併進到五更雞叫之後，天色微微的有點亮了，余蘆臣也不等轎子了，要了長衣裳，紮扮停當，一直逕去。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只得聽其自然。余蘆臣走到街上，尙是冷冷清清的，一無所有。此時心上的氣又悶，不知不覺忘記了東南西北，又走錯了一大段，後來好不容易雇了一部東洋車子，纔把他拉到公館，打門進去，一路罵轎夫，罵跟班的，罵老媽罵丫頭，一直罵進了上房，驚動了上下人等，曉得大人在外頭住，夜回來，於是重新打洗臉水，拿漱口水，茂生肥皂引見姨子，又叫廚子做點心，真正忙個不了。齊巧這日是轅期，照例上院點心，未曾吃完，轎子已伺候好，等到走到院上，已是敲九點鐘了。余蘆臣還是氣吁吁的，頭一個會見了孫大鬍子，便把黃在新託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話統通告訴他，又說黃在新的品行太覺不堪，甚麼人不好託。單單會託到姨子，真正笑話。孫大鬍子笑道：這也難怪他，實在是，你蓋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朋友說的話不及貴相知說的靈，所以黃某人纔走的這條路出來做官，爲的是賺錢。只要有錢賺，也顧不得這些了。余蘆臣聽了孫大鬍子奚落他的話，不覺的把臉一紅，拿話分辯道：我們進密子也不過行雲流水罷了，算得什麼交情？孫大鬍子忙接嘴道：又行雲，又流水，還算不得交情，不曉得弄到什麼分上。

纔算得交情呢。余蓋臣發急道：「人家同你說正經話，你偏拿人來取笑，真正豈有此理。」老實對你講罷。王小五子同黃某人都是江西人，他替他求差使，乃是照應同鄉的意思。孫大鬍子道：「一個當妓女的，居然肯照應同鄉，賢於士大夫遠矣。」蓋翁：「你應該立刻委他一個上等的釐金，一來顧全貴相好的面子，二來也可以愧勸愧勵那般不顧鄉情的士大夫。你們衆位聽聽，我兄弟道的可是不是？」此時官廳子上的人已經來得不少了。天天在一起的幾個熟人聽了他言，都說應得如此。無奈余蓋臣決計不答應，一定還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拿他參辦，以爲卑鄙無恥，巧於鑽營者戒。當時又被孫大鬍子指駁了一回，余蓋臣方始頓口無言，欲知孫大鬍子說的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查賬目奉札謁銀行 借名頭斂錢開書局

話說孫大鬍子聽見余蓋臣一定要稟謁黃在新託妓謀差的事，一再勸他，都不肯聽。孫大鬍子哼哼冷笑道：「他託妓謀差，雖然在他的壞處，然而你做監司大員的人，你不到審子裏去，怎麼會曉得他託妓謀差呢？這樁事還怪你不是。余蓋臣被他這一駁，頓時閉口無言，歇了半天，纔勉強說道：『我們婢婁子不過是好玩罷了，他鑽營差使，竟走婁子的門路，這品行上總說不過去。我就是不到上頭去說他壞話，這種人要在我們手裏得意，叫他一輩子不用想了。』說完，面上雖把此事丟開，後來又着實到王小五子家發了幾回脾氣。經王小五子千賠不是，萬賠不是，後來又把這話通知了黃在新。嚇的黃在新有許多時不敢公然到釣魚巷王小五子家住。夜余蓋臣拿不到破綻，方纔罷手。又過了兩月，余蓋臣的保摺批了回來，所保送部引見，業已奉旨允准。等到奉到飭知，立刻上院叩謝，接着便是同寅前來道喜。下僚紛紛稟賀，余蓋臣少不得置辦酒席，請這班同寅同寅當中多半都是好玩的，家裏請酒不算數，一定要在釣魚巷擺酒請他們。余蓋臣也樂得借花獻佛，一來趁他們的心願，二來又應酬了相好，回回吃酒都推趙大架子爲首座。趙大架子便亦居之不疑，接連又是你一臺，我一臺，替他賀喜。如此者輪流吃過，足足有半個多月。光景真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余蓋臣便想請客入都引見，制台答應，所有他的差事一齊都委了別人，暫行代管。爲他不久就要回來的，一連幾天，白天忙着料理交代，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輪流擺酒，替他餞行。有天夜裏正在釣魚巷吃的有點醉醺醺了，他忽然發議論道：「回想兄弟纔到省頭一天的光景，再想不到今日是這個樣子。我還記得我到省頭一天，其時正是黃制軍第二次到江南來，我頭一天上院沒有傳見，其實上司見不見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倒是那時候，臉上總覺得擱不下去。從官廳子走出去，上轎，賽如對了跟班轎夫，都像沒有臉見他們似的。此時得差得缺的心，還沒

有。心上總想我連上司都見不着，我還出來做什麼官呢？到了第二次上院，還沒有見，因為別人見不着的很多，並不光我一個。那時心上便坦然了許多，見了轎夫跟班，也不難爲情了。以至頂到如今，偏偏碰着這位制軍，是不輕易見客的。他見也好，不見也好，便也漠然無動於中。我還記得從前沒有得事的時候，只指望能夠得一個長差使，便已心滿意足了。實因江南道台太多，得缺本非易事。誰料後來接二連三的，竟其弄了好幾個長差使，在上一天到晚忙個不了。此時不以爲樂，反以爲苦。屢次三番想辭掉兩個無奈，上頭一定不放。現在憑空的又得了這個明保，索性不叫我過安安穩穩的日子。拿我送部引見，想是我命裏注定的。今年流年犯了驛馬星，所以要叫我出這一趟遠門。衆人道：能者多勞，像你蓋翁的這樣大才，怎麼上頭肯放你呢？至於這回明保，乃是放缺的先聲，光當當差使，也顧不出蓋翁大才，所以制軍一定要有此一舉。從此簡在帝心，陳臬開藩，都是意中之事。放個把實缺，小焉者也，算不得什麼。余蓋臣道：承諸位老哥厚愛，放個把缺做做，兄弟也毋庸多讓。至於將來還有甚麼好處，兄弟却不敢妄說。罷了，那副得意揚揚之色，早流露於不自知了。霎時席散，又過了兩天，上院稟辭剛剛走到院上，齊巧昨日制台接到軍機大臣上的字，寄說是一連有三個都老爺，奏參江南的吏治，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幾個官，甚麼孫大鬍子、田小鬍子、額拉布、余蓋臣，還有督幕趙大架子、統領羊紫辰等一千人，統通在內。其中所參的劣迹，以余蓋臣、趙大架子、頂利害，說余蓋臣總辦釐金，非但出賣釐差，並且以剔除中飽爲名，私向屬員需索陋規，等到屬員和盤託出，他又並不將此款歸入公家，一律飽其私囊。某人餽送若干，某局繳進若干，那位參他的都老爺，查的清清楚楚。摺子上都聲敘明白，還說他出賣釐差，並不在南京過付上海，有一片錢莊，內中有他一個把弟，擋手專門替他經手。人家要送他銀子，只要送到這片錢莊上，由他把弟出封信給他，或者打個電報，南京這邊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來，真正是再靈驗沒有。摺子上又說他所有賺來的銀子，足有五十多萬兩，就在上海置買些地皮產業，剩下的一齊存在一片銀行裏。至於參趙大架子頂重的頭一款，是說他霸持招搖，甚至某月某日，收某人賄賂若干，亦查的明明白白。又說兩江總督保舉道員余某一摺，係趙某及余某在秦淮河妓女貴寶家中，擬定摺稿，摺子後頭歸結到兩江總督身上，說他年老多病，昏聩糊塗，日惟以扶鸞求仙爲事，置吏治民生於不顧。此外孫大鬍子、田小鬍子、烏額拉布、羊紫辰，不過多是帶筆在初入仕途的人，見了難免擔驚受怕，至於歷練慣的人，却也毫不在意。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且說這日余蓋臣剛把手本遞了上去，制台一見是他，雖說是自己保舉的人，究竟事關欽派查辦之案，便也不敢迴護，忙叫巡捕傳話給他。

叫他不必動身。在省候信。巡捕出來。說完這句。各自走開。也不說制台請見。也不說制台道乏。余蘆臣摸不着頭腦。在官廳上呆了半天。有些不知底翼的人。還過來敷衍他。問他幾時榮行。他也只好含糊的回答。後來坐了一回。看見各位司道上去。又見各位司道下來。其時藩台禮道都已得信。見了制台出來。朝着他都淡淡的。似招呼不招呼的。各自上轎而去。他以為沒趣。也只好搭趣着出來。這時候。他的主使。都已交付別人替代。他已無公事可辦。院上下來。一直逕回公館。一天未曾出門。却也無人前來拜他。頭天晚上。趙大架子還面約。今日下午。在貴寶家中擺酒送行。誰知等到天黑。還不見來催請。自己却又爲了早晨之事。好生委決不下。派了師爺管家出去打聽。獨自無精打彩的在家靜等。誰知等到起更一個。管家從院上回來。翼報說。趙大架子趙大人。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行李鋪蓋。統通從院上搬了出來。後來小的又打聽到孫大鬍子孫大人門口。纔曉得京城裏有幾位都老爺說了閒話。連制台都落了不是。纔算仍舊派了制台查辦。還算給他的面子。余蘆臣忙問道。這位都老爺是誰。但不知有幾個人。參在裏頭。孫大人在內。不在內。管家道。聽說雖然在內。並不十二分要緊。趙大人參的。却很不輕。余蘆臣又急忙說道。我呢。家人不言語。余蘆臣連連搖頭。頓腳道。完了。怪不得趙大人他說。今兒請我吃飯的。原來他自己遭了事。所以沒有來催請。但是我自己被參爲的是那一件。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好呢。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時所作所爲。簡直沒有一件妥當的。一霎時。萬慮千愁。坐立不定。正躊躇着。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一位師爺也從外面回來了。手裏還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張諭帖。余蘆臣見面就問。打聽的事怎麼樣了。那位師爺有心在東家面前討好。不肯直談。只聽他吞吞吐吐的說道。只說京城裏有什麼消息。大約在省城候補的。統通在內。這一定是都老爺想好處。我們不要理他。觀察這樣的意。還怕什麼呢。余蘆臣道。怕是不怕什麼。爲的是倒底參的是那幾件事。你手裏拿的什麼。那位師爺見問。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張諭帖。往袖筒裏一藏。說沒有甚麼。余蘆臣道。明明白白的。看見有張紙寫的字。你瞞我做什麼呢。師爺到此無奈。方把一張諭帖拿了出來。余蘆臣取過看時。只見上面寫的。無非勸戒屬員。嗣後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倘若陽奉陰違。定行參辦。不貸。各等語。這張諭帖。是寫了貼在官廳子上的。如今被這位師爺抄了回來。余蘆臣看過後。往旁邊一擱。說道。這種東西。那一任制台沒有。我也看見慣了。他下他的諭帖。我住我的夜。管他娘的事。這也得遮遮掩掩的。那師爺被東家搶白了兩句。面孔漲得緋紅。一聲也不言語。余蘆臣又問道。我叫你打聽的事。有什麼瞞我的。你快老實說罷。那師爺只是咳嗽了兩聲。一句話還是沒有。余蘆臣知道他是無能之輩。便頓着腳說道。真正

是什麼材料這從那兒說起說完了這話便背着手一個人在廳上踱來踱去。他不理師爺。師爺亦嚇的不敢出聲。攔下余蓋臣在家候信不提。且說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後却也不敢怠慢立刻就派了藩司糧道兩個人按照所參各款逐一查辦。因為幕友趙大架子被參在內留住衙門恐怕不便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給他叫他暫時搬出衙門好遮人耳目。趙大架子無奈只得依從所以頭天雖在相好貴寶家中定了酒席並未前去請客到了第二天貴寶派了男女班子到石壩街趙大八公館裏請安聽見門上說起纔曉得大人出了岔子如今在家裏養病生人一概不見男女班子無奈只得悵悵而回此時省城裏面一齊曉得制台委了藩台糧道查辦此案幸喜都是同寅彼此大半認識一個個便想打點人情希圖開脫其中糧道爲人却很爽快有人來囑託他便同人家說道制台雖然拿這件事委了兄弟其實也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現在的事情無論那一樁那一件不是上瞞下就是下瞞上幾時見查辦參案有壞掉一大票的非但兄弟不肯做這個惡人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他手下的這些人雖然不好難道他平時是聾子瞎子全無聞見必要等到都老爺說了話他纔一個個揪了出來豈不愈顯得他平時毫無覺察麼不過其中也總得有一兩個當災的人好遮掩人家耳目總算都老爺的話並非全假等他平平氣以後也免得再開口了兄弟說的句句真言所以諸公儘管放心罷了衆人聽了他言俱各把心放下不料藩台自從奉到委札的那一天起却是凡有客來一概擋駕今天調卷明天提人頗覺雷厲風行大家都不免提心弔膽然而想想糧道的話曉得制台將來一定要顧自己的面子決不會參掉多少人的不過彼此難爲幾弔銀子沒有什麼大不了事便亦聽其自然藩台見人家不來打點他便有心公事公辦先從余蓋臣下手同制台說原參余道出賣釐差銀子放在上海別的雖然沒有憑據然而銀子存在銀行裏是有簿子可查的祇要查明白了簿子上是余蓋臣的花戶便一定是他的贓款了現在什麼時候庫款如此空虛他們還要如此作弊真正沒有良心了司裏同余道雖是同寅然而爲大局起見決計不敢迴護的制台道別的還好辦銀行是外國人的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藩台道銀行雖是外國人開的然而做的中國人生意既然做我們中國人生意一年到頭賺我們中國人的錢也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還沒有我又向他捐錢看看賬簿子有什麼不可的制台道既然老哥說可以料想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本省的官雖多能穀辦事的人究竟很少還是老哥諸事諳練這件事情就借重老哥辛苦一趟罷早去些早些回來也好早點覆奏進去免得再生枝節藩台一想話雖如此說究竟自己做了這幾年的官從未同外國人打過交道外國人擺眼睛高鼻子雖然見

繪圖官場現形記

一五